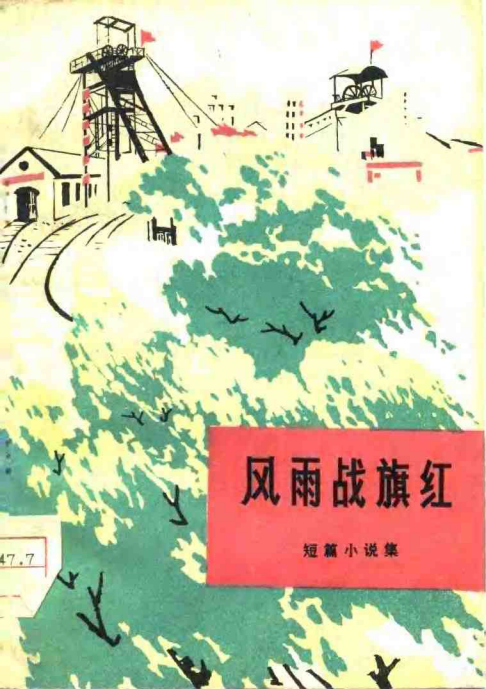




风雨战旗红

短篇小说集

47.7

风雨战旗红

短篇小说集

承德市革委会文化局 编

·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
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·

1976年2月第1版

197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

统一书号 10026·316 定价 0.25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编选的七个短篇小说，从不同角度热情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，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。

作品中，矛盾斗争写得比较激烈，故事也较曲折动人，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本书由承德市革委会文化局编，作者大都是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的工人同志。



BL30/16

目 录

风雨战旗红·····	陈京松 (1)
天轮飞转·····	晓 敏 (25)
矿灯闪闪·····	钟 和 (52)
钎子钢·····	龙贵新、于金刚 (75)
订计划·····	穆瑞呈 (87)
小钻头·····	刘晓明 (98)
突破·····	杨中英 (109)

风雨战旗红

陈京松

一

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北杖子煤矿革委会筹备组办公室响起。一个身材颀长、面目清秀的姑娘，放下正刻着的蜡纸，拿起了话筒。

“杨波没在。我是祁洁。啊？什么？好，你等一下。”她拿起纸和笔，一边听，一边记着，同时不停地重复着对方的话：“……大暴雨……三天以内。好，我马上转达。”她放下话筒，习惯地捋了一下胳膊上的“红色造反者”袖章，急匆匆地走了出去。

这是一九六七年的夏天。早晨的阳光洒满了座落在山岭下的整个矿区。半年前，在震撼全国的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影响下，北杖子煤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，大造了走资派的反，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。最近，“三结合”的革命委员会即将成立，全矿区呈现出一派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战斗景象。

祁洁找了几个地方，最后在斜井附近找到了杨波。杨波二十七、八岁，身材魁伟，一身大号工作服穿在他身上，还

是紧绷绷的；憨厚的脸上老挂着一丝笑意。可是当他思考问题时，两道剑眉下的眼睛却使人感到深邃得很，显示出老练和机敏。他是北杖子煤矿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后的革命群众组织“工人革命造反联军”的负责人，最近又被群众推选为矿革委筹备组组长。这时他正和工人们一起挖防洪沟，一把大号十字镐被他抡得呼呼带风。

“大杨，局革委筹备组来了紧急通知，说明后天有大暴雨。”祁洁说着把电话记录交给了杨波。

杨波擦了擦头上的汗水，默念着记录稿：“接气象台通知，二十五、二十六日将有暴雨或大暴雨。望你们做好全矿的防护工作。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，严防走资派和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，做到汛期不停产、不淹井、不出事故。”

杨波的眉毛凝在一起。往年汛期是在七月中旬以后，可今年提前了一个月。北杖子是个老矿，井深，采空区多，地表裂纹大，一下雨，水就从四面八方流往井下，威胁着矿井的安全。四年前，杨波刚从部队转业到矿山不久，也是在一个夏天，下了一场暴雨，井下水位急剧上升。杨波和矿工们抢安水泵，抢险护井。可当时的矿长、走资派韩良成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，大搞专家办矿，说什么无法避免淹井。他不顾杨波他们的一再反对，把井下的设备全部撤了出来，造成淹井事故，停产近一个月。事隔几年，这个考验落到了刚把大权从走资派手里夺过来的革命造反派身上。前几天，矿里成立了防汛指挥部，制定了防汛计划，可现在雨季提前了，有很多措施还没完成。军代表老吴和一个分工抓生产的副组长又到局里开会去了。面临这种情况，走上领导

岗位刚一个多月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杨波，能顶得住吗？

杨波抬起头，看着祁洁胸前的毛主席像章，看着正在紧张战斗的工人们，看着洗煤楼上的“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、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的巨幅标语，心情豁然开朗，坚定地对祁洁说：“你马上通知革委筹备组成员和防汛指挥部各组组长，到井口休息室开会。”

“是。”祁洁用军人的口气响亮地答应一声，转身走了。

二

会议开得紧张、热烈。同志们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，很快就制定了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。散会后，大家立刻分头行动。

这时却出了一件怪事：那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韩良成突然贴出一份长达二十余张的“检查”。这件事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
杨波也感到怪，韩良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贴出检查呢？他略微沉思了一下，问祁洁：“检查里有新东西吗？”

“哼，还是以前那些玩艺儿，只不过调儿变了变。”祁洁说着，交给杨波一个本子：“我拣主要的记了一下，你先看看吧。”说完，她跳下防洪沟，拿起铁锨干起来。

杨波接过本子，警惕地看着。这里确实没有新东西，可杨波却发现这样儿句值得分析的话：“运动初期，由于我对这次运动不理解，认为杨波同志反我就是反党，而祁平保我是对的。所以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对杨波等同志进行迫害，犯了严重错误。现在通过学习，通过杨波同志

对我的帮助，我认识到轰我、批我是对革命负责，是在挽救我；而祁平等人在客观上起到了阻碍文化大革命的作用。……我表示坚决拥护革委筹备组和杨波同志的正确领导……”。杨波看着、分析着。他从这精心的措词里看到了韩良成那险恶的用心。他想：韩良成以前的检查是为了防守，现在他却要进攻了。但他的时机为什么找得这么准？杨波考虑了一下，打算先听听工人们的意见。

“杨组长！”一个戴眼镜的人一边喊一边跑了过来。

杨波一听这个称呼就知道来的人是朱魁。因为矿里的老工人总是称杨波小杨，青年人叫他大杨，唯独朱魁用这个称呼。这个人是“红卫战斗队”的负责人之一，以前是矿里的一个副科长，和韩良成关系很好。运动开始后，他写了不少揭发韩良成的大字报，很受一部分群众的赞扬。他气喘吁吁地来到杨波跟前，愤愤地说：“韩良成太不老实了。你看到了吗？那算什么检查，纯粹是应付差事。”他说完正了正眼镜，白净脸显得很激动。

“应付差事？”杨波心里挂了一个问号，“那怎样才能让他老实检查呢？”

“斗他，狠狠地斗他。我代表红卫队提议，马上开批判大会，好好整整这个走资派！”

“你征求祁平的意见了吗？”杨波又问。

“他准同意。别看他以前保过韩良成，现在立场是坚定的。”朱魁注意地看了杨波一眼，又赶忙说：“别的同志也不会有意见。我再去了解一下，一会儿向你汇报。”说完他向周围的人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
杨波沉思了片刻，问工人们：“大家想想，韩良成的检查是为了应付差事吗？”

工人们议论起来，有的说他是别有企图。祁洁说：“不管是什么企图，反正他不老实，先斗他一顿再说。”

杨波说：“走资派的目的是挑拨我和祁平的关系，破坏大联合，制造混乱。我看应该让韩良成再充分表演一下。”

祁洁和工人们都同意地点点头。

这时只见祁平怒气冲冲地赶来。他是祁洁的哥哥，三十一二岁，却有了二十年的工龄。解放前，他刚满十二岁，就跟着父亲下窑背煤。解放后，他一直当水泵工。还没等大家跟他打招呼，他就对杨波说：“韩良成太阴险了，他这分明是在挑拨咱们之间的关系。”

看到祁平看穿了韩良成的用心，杨波满意地点点头，诚恳地说：“这就需要我们更好地团结起来，粉碎走资派的进攻。”

“我看咱们马上开批判会，狠狠整整他。”祁平说完，两眼盯着杨波，等着回答。

杨波说：“老祁，我们应该冷静分析一下，韩良成在这个时候贴出检查是有意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，搅乱人们的视线。走资派我们一定要批，但现在不能被他迷惑，放松了防汛工作。”

“什么？你真的不同意开批判会？”祁平想起了朱魁刚才说的话，又说：“杨波同志，你可不能因为韩良成吹捧你，就迷住你的眼睛，对走资派，我们决不能客气。”

一听这话，祁洁忍不住冲着哥哥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，你们还不知道？”祁平这话是对祁洁说的，眼睛却看着杨波。

祁浩可忍不住了：“明明是你有错误，让走资派钻了空子，可你不接受群众批评。现在情况这么紧，你真想当绊脚石怎么的？”

“什么？绊脚石？”祁平一听火了。他把工具袋往地下一放，指着祁浩说：“你不要抓住人家过去的错误不放。告诉你，夺韩良成权的有我们红卫战斗队！现在，我这块绊脚石碍了矿上的事，你们也不用给我挂机电组长的牌子了！”祁平说完连工具袋也没拿，气冲冲地走了。

“老祁，老祁！”杨波喊了两声，祁平连头都没回。

这场突如其来的争论，就象冷水滴进了滚热的油锅，工地上一下子翻腾起来。

“死了张屠夫，不吃带毛猪。少了他祁平，咱也照样干！”有人这样说。

杨波紧锁双眉，注意地听着、想着。文化大革命开始时，杨波和祁浩等人带头给走资派韩良成贴出了大字报，很多工人立刻表示支持。可祁平觉得韩良成是工作多年的干部，说他是走资派，思想上总是转不过弯来。后来在杨波的帮助下，他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，认识到党内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，觉悟有了提高，立刻把矛头对准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韩良成。后来，杨波等人组织了矿上第一个革命群众组织“红色造反者”，祁平也和朱魁等人成立了“红卫战斗队”。在革命风暴中，他们响应“红色造反者”的倡议，和全矿革命群众联合在一起，成立了“工人革命造反联军”，一举夺了走资派的权，祁平被选为革委筹备组成员。由于他放松了学习，做了一些错事，前

些天革委筹备组开门整风，工人们给祁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。杨波特意找他谈了几回，使他有所震动。成立防汛指挥部时，杨波又提议让他当了机电组长。今天上午，他还表示要好好干，可现在怎么又要撂挑子呢？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生活，使杨波养成了遇事冷静分析的习惯。他联想到韩良成的“检查”和朱魁对这份检查的评价，然后他翻开毛主席著作，用平静的口气念着：“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，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。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，不能只从单方面看。”读完，对余怒未消的祁洁说：“祁洁，你哥哥今天为什么突然说出这种话？”

“哼，他对自己的错误根本没认识。”

“可他这几天对工作一直是很负责的。你看，他刚才还钻在水仓里检修水泵呢！”杨波说着拎起祁平丢下的工具袋，上面沾满了泥水。他又接着说，“祁平提出不干，这和矿上的斗争有没有关系？我们必须仔细分析。我们不能只看到大自然的暴风雨，而忘记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啊！”

工地上静静的，大家都仔细听着，想着。

杨波接着说：“走资派的权我们夺了，但他们人还在，心不死，还会想尽一切办法和我们较量。他们往往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来钻我们的空子，转移斗争大方向，破坏大联合和三结合。我们要防备敌人掀起的妖风浊浪，巩固大联合，在斗争中团结战友，揪出躲在幕后煽阴风点鬼火的坏家伙，早日成立革委会。”

工地上活跃起来。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，提出很多阶级斗争新动向，想出许多打击敌人的好办法。

杨波看到大家统一了认识，便说：“阶级斗争是激烈的，以后还会有许多复杂情况，我们思想上必须有所准备。”他对还在低头沉思的祁洁说：“你去命令韩良成，马上把检查送到革委筹备组。然后根据上午的会议精神，起草一份‘告全矿革命职工书’，向全矿广播。”

“是”。祁洁捋了一下袖章，严肃地回答。

杨波看看表，离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，便拿起十字镐，对工人们说：“咱们加把劲，把这段挖完。”说着，抡起镐，向一块顽石刨去。

三

夜，又是一个沸腾的矿山之夜。

自从革命派夺权以来，北杖子煤矿的革命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。一张张革命大字报，矛头直指矿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。巨大的提升绞车把一车车原煤提到井上，火车、电机车来往穿梭。整个矿区灯火辉煌，机声隆隆，汽笛长鸣。

杨波站在窗前，望着这令人振奋的矿山夜景，思索着。他两只大手有力地按着桌面。桌上打开的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、一本毛主席著作和一份《红旗》杂志上，划满了红色的线条，空白处写上了密密麻麻的小字。坚持看书学习，是他在部队时养成的习惯，转业到矿山后也一直没放松。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，当他第一个给韩良成贴出大字报时，当他面对资反路线的围攻、迫害，毫不动摇，坚持斗争时；当他和革命群众一起回击经济主义妖风时；当他们向走资派夺权

时，都从毛主席著作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。自打他担任革委筹备组长后，职位变了，肩上的担子重了，因而他对学习抓得更紧了。这时，他根据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，分析、琢磨着当前这场严肃的斗争。在这暴风雨的前夜，敌人又蠢蠢欲动了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分裂革命队伍，破坏革委会的成立，让走资派重新把持领导权，从而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。想到这，他不由哼了一声，嘴角上闪过一丝轻蔑的冷笑。一定要揭穿敌人的阴谋，把我们的战友团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。他转过身，视线紧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上那划了两道红线的話：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

“杨波，杨波！”一个青年工人在窗外喊着，“快到广播室，有紧急情况！”

杨波走进广播室，一种紧张的气氛扑面而来。屋里十几个人，有的在“刷、刷、刷”地刻着蜡纸，有的在油印机前忙碌。祁洁正伏在桌上挥笔疾书，一个个横眉竖眼的大字从她笔下蹦了出来……

“祁洁。”杨波按捺住激动的心情，轻轻地叫了一声。

“啊，是大杨，你来得正好。快帮着提供些炮弹吧！”当她看到杨波那疑惑不解的神情时，又接着说：“唉呀，他们都要翻天了，你还蒙在鼓里哪！仓库那儿贴出几张大字报，我哥哥他们宣布‘红卫战斗队’退出‘联军’，还攻击革委筹备组，骂你是、是……”祁洁没说下去，顺手扔给杨波一张传单。

“联合是假，吞并革命组织是真。”一个醒目的标题在杨波眼前闪过。接下去便是什麼“杨波和走资派勾勾搭搭，分

裂革命群众组织……”

祁洁看着杨波激动的神情，愤怒地说：“我哥哥是一条道走到黑了。这种人得好好整一整，煞煞他的气焰。”他捋了一下袖章，把一份厚厚的稿纸推到杨波面前：“这是我起草的回击他们的大字报稿，一会儿抄完就贴出去。”祁洁说完，期待地等着杨波表态。

杨波放下传单，平静地说：“我看大字报不要抄，更不能贴出去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祁洁万万没想到杨波会说出这句话，这不是和他们搞妥协吗？她瞪着两只惊讶的眼睛，看着杨波。

杨波却笑了笑，问道：“祁洁，我们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是什么？”

“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呗！”祁洁答道。

“回答得对。那我再问你，‘红卫战斗队’有几个这样的人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祁洁语塞了。

“不错，祁平他们退出‘联军’是不对的，但要看到这背后是有敌人在活动啊。”杨波指着桌上那份传单说，“这种东西不象是工人写的，工人绝不会说出这种话。毛主席告诫我们，‘谁是我们的敌人？谁是我们的朋友？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’现在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呢？我们的阶级兄弟，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里喝了几口水，我们应该拉他们一把。”

听着这语重心长的话，大家不由自主地点点头。祁洁还有些想不通，不服气地说：“那他们这样骂革命造反派，我们

就不管了？”

“管，一定要管。”杨波坚定地说，“不过要看这个‘他们’是谁。对我们的同志不能以牙还牙，而对阶级敌人，就要针锋相对、寸步不让地斗到底。”接着他低声说：“根据群众反映，这几天韩良成和某些人来往密切。”他从口袋里拿出韩良成的检查底稿，指着后边的日期说：“这份检查写完有一个月了，可他一直没贴。今天上午会议刚结束，他立刻就贴了出来。他的消息为什么这么灵通？一定有坏人混在我们队伍里，和走资派勾结，妄想在暴雨前制造事端，挑起内战，破坏防汛工作，造成停产事故，使革委会无法成立。我们的大字报一贴出去，不正中了敌人的诡计吗？”

祁洁听着，听着，两只大眼一下子亮了。她信服地点了点头。

杨波一看表，已经九点多了，便对祁洁说：“这一期《红旗》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，还有一篇社论，你组织大家好好学学，这是我们的指导方针。然后，你们写几张大字报，揭露韩良成的破坏活动。对于走资派，我们要主动发起进攻。现在，我去找祁平谈谈。”

“找我哥哥？”祁洁担心地说，“我去找他谈吧，他对你可……”

“放心吧！”杨波拿起祁平的工具袋说，“我们都是革命战友，我们之间没有不透的窗户纸，没有说不出的心里话。”

四

祁平坐在家里，两眼呆呆地望着窗外，手里的半截烟已经灭了。他思索着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又想起了朱魁这两天跟他说的话。

自从朱魁参加“红卫战斗队”以后，祁平觉得他反韩良成有功，而且理论水平高，能说善写，又很尊重自己，所以对他很信任。开门整风时，群众批评祁平不认真读书学习，不注意团结群众，有些问题不顾党的政策，只凭意气用事等等。在杨波的帮助下，祁平对这些问题有了些认识，可朱魁对他说：“杨波组织人围攻你，想把咱‘红卫战斗队’的人挤出去。”当时祁平虽不全信，可也觉得有点道理。今天上午，祁平看到韩良成的检查，虽然知道这是在挑拨他和杨波的关系，但总觉得不舒服，认为把韩良成揪出来斗一顿，弄清真相才解气。可朱魁对他说，杨波不同意批判韩良成。还说杨波同意韩良成检查中的说法，给祁平安个组长是为了考查他。祁平一听，立刻找到杨波，见他果然不同意开批判会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放了一串横炮。后来，朱魁又来找他，煽动退出“联军”，和韩良成斗到底。祁平心一横，觉得不在联军一样革命。自己过去没认清韩良成，现在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他暗想，杨波呀，你怎么也和走资派勾搭起来了呢？朱魁见祁平同意了，立刻把写好的大字报贴了出去，并刻印了攻击杨波的传单。

“老祁。”

一个熟悉的充满友情的声音，打断了祁平的思路。“杨波？他准是来算账的。”祁平想着随口嗯了一声，指了指椅子，示意杨波坐下，他却把脸转向窗外。

杨波没有坐，他走到祁平身边，看着他那象铁板的脸色，从随身带的毛主席著作单行本里抽出一个小纸片。这是一张叠得平平整整的日历，保存快半年了。他激动地把日历放在祁平面前说：“老祁，还记得这一天吗？”

祁平看了一眼日历，不禁叫出声来。这不是我们革命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的日子吗？！他怎么能忘记呀！就在那天晚上，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在一面鲜红的战旗指引下，浩浩荡荡地开到矿办公楼前，把那个大搞反革命修正主义、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、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走资派韩良成揪出来。就在那个晚上，自己代表革命群众组织表了决心：永远紧跟毛主席，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！那天晚上，杨波和自己从半夜一直谈到天亮，互相鼓舞，要学好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为无产阶级掌好权，用好权。在那个难忘的战斗日子里，他们的心贴得多紧啊！可是，现在，唉！他这样想着，嘴上却说：“事情过去了，还提他干什么？”

“不！我们永远不能忘记。”杨波深沉地说：“老祁，你还记得那天晚上，工人群众对我们指挥部成员说的话吗？他们说，我们把权力交给了你们，希望你们拧成一股绳，领着我们继续和走资派及一小撮阶级敌人斗啊！从那天起，我就把这张日历保存起来。”

祁平听着、想着，要说什么又张不开口，手里的半截烟卷已捻成了碎末。